

奉献者之歌

新疆泽普石油化工厂
建设指挥部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奉献者之歌

新疆泽普石油化工厂建设指挥部 编

奉 献 者 之 歌

新疆泽普石油化工厂建设指挥部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插页 190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228-01391-3/TE·2

定价：3.20元

序

近代史已经证明，没有工业的推动，任何“现代化”都只能是一个泡影。而发展工业，必须先有工业的粮食——能源。

几十年来的建设实践同时也证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化肥又是农业的粮食。在发达国家，化肥的投放量与作物的产量成正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疆泽普石油化工厂的建成，是南疆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不但结束了南疆没有石油工业的历史，同时也为南疆地区的工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是一个龙头厂，它对于南疆经济的带动作用，将随着实践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泽普石油化工厂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它的决策、建设过程，一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如果没有全国人民全区各族人民包括南疆三地州人民的支援，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这样一座现代化石油化工厂，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提出的“北疆支援南疆，老厂支援新厂”，“苦了我一个，幸福南疆百万人”等口号，充分体现了一代建设者们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它辽阔而又富饶，不但拥有丰富的水土资源，而且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新疆的石油工业有着美好的前景。泽普石油化工厂的建成，也为塔里木的油田勘探和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南疆地区交通线长，风沙大，气候恶劣。在建设过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万余名建设者，克服重重困难，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and 艰苦创业精神，正是现在我们需要大力发扬和讴歌的。这本书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参加这项工程的建设者，因此他们的笔墨文字，都饱含着一种朴素和深挚的情意，给人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这本书，既是艺术的创造，又是历史的记录；既有文学性，又有史料价值，因此，是很有意义的。借这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关怀和支持这项工程的中央和自治区领导同志，向直接参加建设的各族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向给这项工程以无私支援的南疆三地州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目 录

造福者.....	虞翔鸣	(1)
奉献者之歌.....	李明坤	(17)
一千个昼与夜.....	王 平	(43)
印在荒漠上的足迹.....	陈晓强	(83)
依托与奉献.....	屈 柯	(97)
“巨龙”从这里腾飞.....	户少举 田国庆	(116)
丝路拓荒曲.....	刘志俭	(129)
百日大战散记.....	刘光植	(140)
故土情深.....	李明坤	(150)
为了共同的心愿.....	胡胜利 李宏莉	(161)
情满戈壁.....	赵 迪	(172)
灿烂的焊花.....	李远茂	(177)
祝君一路平安.....	李明坤	(195)
光与电的交响.....	黄 毅 李新红	(207)
塑造“工艺品”的人们.....	流星疾 蒋宗鲁 刘建华	(216)
无声的支援.....	朱文宣 张治中	(224)
“商质量”	马月珍 江 池	(229)
试车曲.....	吴江明	(233)
希望在明天.....	文 迪	(247)
后记.....		(255)

造福者

虞翔鸣

传说在塔克拉玛干深处有一座迄今未见任何文字记载的古城，那是一个迷路的商人发现的，城中房舍稠密，街衢纵横，一到夜间，仿佛有一种地光从四面将其笼罩，俨如一座现代都市。侥幸生还的商人一口咬定他所见所闻千真万确，并拿出一块黑色的石头作证。那石头上刻着几个蝌蚪似的符号，文字学家们认定那是“造福者”三个字。

1986年5月1日，在塔里木盆地西南缘泽普县奎巴格镇的一片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一位慈眉善目、略显富态的将军手执铁锹，庄重地铲起一铲土，投向披着红绸的泽普石油化工厂赭红色的奠基石。这一铲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这位将军，就是1949年秋跟随王震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为新疆这片土地奉献了30多年心血的王恩茂同志。

这时鞭炮锣鼓齐鸣，乐队奏起了欢乐的乐曲，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人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腰鼓队敲起了清脆整齐的鼓点，铜号阵阵，唢呐悠扬，气球腾空，整个庆祝会场一片沸腾。

站在王恩茂同志身边的是石油部老部长焦力人、副部长李天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等领导同志。他们挥锹铲土，一铲铲沙土很快填

满了基石坑。站在他们身后的是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瓦里斯江·吐尔地和副指挥刘志泉、吴振杰等一帮“老石油”们不禁热泪盈眶：他们多年来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了。

参加开工典礼的有来自天府之国和东海之滨的建筑工人，有来自北京、兰州、乌鲁木齐等地的工程设计人员，也有来自克拉玛依、独山子的兄弟部队，更多的是附近的农民。会场的热烈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一位维吾尔族大娘一边鼓着掌，一边还得腾出手来用指尖去抹眼角上的泪水；一位满头银丝的塔吉克族老人紧闭着凹瘪的嘴唇，在那眼角下纵横密布的皱纹上也是泪光闪闪。那块坚实的奠基石使南疆人民的心变得沉稳扎实了。此时此刻，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也许正看见自己用童年幼小的光脚板踩着眼前这片铺满碎石的黑戈壁，去追赶那头再也挤不出奶来的老母牛；也许他看见瘦骨嶙嶙的祖父蜷缩在土屋门口的墙根下，让冬日微暖的阳光烘烤那将近僵硬的躯体；也许……也许，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想，只感到一种被巨大的欢乐所触动的深长的痛苦正顺着血流在他的胸腔里潜行、膨胀。老人试图攥紧拳头来抑制自己的激动，但那每个关节隆起的指头却颤抖着怎么也不听使唤。一辈子，多少个苦苦煎熬、苦苦期盼的白昼黑夜啊，而今，终于看到这片不毛之地上正在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他怎能不激动、不落泪、不颤抖？……

贫困、干渴的塔里木，世界上离开海洋最远的地方，也是离开现代文明最远的地方

如果你不曾到过塔里木，恐怕就很难真正理解和谙悟“沧海桑田”这个词所包涵的全部底蕴。宇宙洪荒之始这里是一片幽蓝的大海，烟波浩茫，水天一色，鱼群在浅滩上游曳，鸥鸟低鸣着贴近水面滑翔。想必宙斯是对这田园诗般的景象嫉恨了，于是策

动了几亿年前的那次愤怒的造山运动。它谋划了南亚大陆板块北移，却遭到北大陆板块的强韧对抗，于是出现了昆仑、天山、阿尔泰三条平行的隆起。海水退移，鱼类、贝壳和藻类全成了化石。温暖湿润的气候很快造就了大片的森林和湖沼，庞大的恐龙在沼泽地中蹒跚觅食，凶猛的剑齿象在森林中驰骋，一代生灵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相依相存。随着极心偏移，气候日渐寒冷，随后而起的喜马拉雅山挡住了印度洋湿润的季风，在中亚上空形成一个热气旋。当人类找到这片居住地时，它已经大不似从前了，沙漠成了这里的主宰。人们麋缩在小片小片的绿洲或水草丰茂的山沟里，形成许多各自为政、彼此少有往来的闭锁小国。随着沙漠化进程的无可逆转和人类的滥取豪夺，人们赖以居住的绿岛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只留下一座座圯败的残垣断壁……

干渴的塔里木，给人的仿佛只有贫困，苍凉，冷漠。

20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史上的那次大革命，虽然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一些实际利益，但贫穷拖着荒凉的影子，仍然差不多遮蔽了整个塔里木。文字记述的一些事例、数字令人怵目惊心：

——1986年9月，在南疆洛浦县多鲁多发生了流行性非甲非乙型肝炎，曾蔓延扩散到和田、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静兮乡村。截止目前，累计发病12.2万多例，病死率0.54%。据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分析，非甲非乙型肝炎在上述地区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农村卫生条件差，饮用水源管理不善，有些农民喝生水，因肠道感染所致。

——据和田夏合勒克三个村子的抽样调查，农民每人每月吃肉350克，吃油240克，鸡蛋0.89个，蔬菜少量。

——1983年喀什地区人均年收入41.18元，1984年53.85元，英吉莎县1983年人均年收入仅16.24元，1984年为28.94元。

只要贫穷的阴魂不散，那么什么故事都可能发生：愚昧，麻木，瘟疫，凶残……

燃料：横在塔里木向现代文明进军途中的一座绝壁。生存与破坏组成一个恶性循环。

塔里木缺燃料，尤以南疆塔里木为甚。和田、喀什、克孜勒苏三地州纵横1 000多公里，却没有一座具有开采价值的煤矿，用煤要到拜城、阿克苏去拉，一吨煤从阿克苏运到泽普要160块钱。一车油从大河沿拉到泽普、叶城，1/3就被运输车本身烧去。为了供应和田、喀什每周不足10架次民航飞机的用油，专门配备了一个汽车团。

近代史已经证明，没有工业的推动，任何“现代化”都只能是一个泡影。能源匮乏，如一只巨手扼住了南疆工业的命脉。迄今为止，南疆塔里木三地州除了织地毯、缫丝等几种规模很有限、机械化程度很低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外，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基础工业企业。三地州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仅8亿元，占全自治区的10.8%，相当于东部沿海地区一个中等县的乡镇企业的产值。冶炼、水泥、化肥、制糖、机械等工业几乎空白，仅有的规模也非常可怜，而且产品质量差，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化肥的匮乏和农产品加工的落后，使农业至今仍保持着近乎原始的耕作方式，产量很低。前几年，有的农村每个劳动日仅值几分钱。贫穷的南疆，如一个因缺乏营养而患贫血症的老人，已被前进中的具有丰沛血肉的现代化巨人越拉越远。

除了空气和水以外，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是食物和燃料。当大自然不能向人们提供足够的燃料的时候，人们就无可阻挡地开始掠夺；而掠夺，就意味着破坏和毁灭。在塔里木，随便列举几个事实都会使人忧心难已：

——和田、墨玉、洛浦三县，73万人，80%的人所用薪炭取自荒漠，采薪者不绝于路，尤以秋冬为甚。每户每年需薪柴

20—30车，墨玉喀瓦克乡11月的一天里，就有1 700辆毛驴车去和田故道采薪。护林哨卡按一车一元收费，一哨卡一年可上缴十几万元。一车柴要破坏掉二亩多地的植被，而采伐量为生长量的5倍以上。按此速度，到本世纪末，这里现有植被会被全部采光，成为一片不毛之地。

——塔克拉玛干南缘灌木丛带已经退缩20余公里，居民不得不向阿尔金山脚转移。沙漠在迫使若羌——且末——民丰公路南迁，现在公路已上了昆仑山麓，沙漠如追捕者仍对公路虎视眈眈。

——由于植被遭到破坏，加速了沙漠化的进程。和田县现有耕地中沙化面积达1.3万亩，墨玉县达2.8万亩，其中2万亩已经弃耕。喀瓦克乡已弃耕的10万亩土地已有80 000亩被沙化，变成永久不能利用的沙漠。仅1976—1981年间，策勒乡被流沙埋掉的农田达6 118亩，沙丘已逼进至离策勒县城1.5公里处。皮山县乔达乡一个村庄四年前还有十几户人家，如今已全被沙丘淹埋。解放以来从米兰到巴楚一线，沙化的土地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仅和田地区因流沙南侵就丧失土地3 000平方公里。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请住在暖融融的暖气房子里用煤气或电饭煲做饭、用吸尘器打扫屋子、用电冰箱保存食品的人们不要轻率地责怪南疆人：他们要生存，生存就得有燃料。在南疆，不少维吾尔族农民下地干活时，用包谷馍沾着渠水或涝坝水吃。1987年南疆流行非甲非乙型肝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经常喝卫生条件很差的生水。有人说不喝开水是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的习惯，其实，还是因为穷。如果说是习惯，那也是穷惯了。赶上毛驴车到荒漠上去打一车柴得六七天，买一车柴得20—30元，相当于英吉沙县1984年的年人均收入额，他们烧不起，喝不起。穷可不是个好东西。难怪北疆人闻南疆而却步。国家在全疆共扶持的11个贫困县，光和田地区

就占了4个。也难怪本来为数甚微的科技人员正在逐年流失。现代文明的东风刮到这里时，已经微弱得难以吹动轻羽了。

究竟是贫困还是富庶？历史老人默然不语。有一批先行者在塔里木寻找了30多年

造物主是公平的。当他用无可阻逆的威力将大海变为高山、将湖沼沃土变为荒漠时，没有忘记给人类留下一些宝藏。不过他展示给人们的只是一些关于宝藏的谜面和蛛丝马迹。要问它在何处，须寻遍天涯海角，入地七千尺，熬炼数十年。

人类中的佼佼者之一李四光给了人们一把打开宝藏之谜的金钥匙，这就是他的地质力学。根据这个学说，塔里木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

贫血的塔里木老人渴望得到石油。因克拉玛依而自豪的老石油们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中亚最大的盆地。他们深信这个盆地是个聚宝盆，只不过人们没有找到揭开它奥秘的钥匙罢了。

从50年代初开始的南疆石油勘探史，是一部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创业史。1952年，中苏石油公司开始在塔里木勘探，1955年移交中方，成立新疆地质调查处塔里木勘探大队，在全盆地5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全面开展地质调查。他们在装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创造了九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奇迹，完成了重力、磁力和地质概况的调查任务，填补了这片地质调查禁区的空白，获得了全盆地基底结构的资料。1958年10月，终于在塔北的天山南麓发现了依奇克里克油田。

依奇克里克油田的蕴藏量很小，而且远离喀什，杯水车薪，不足于万一。1974年底，石油部康世恩部长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指示南疆石油勘探重点转移至盆地的西南缘即叶城—皮山

一带，并提出一年准备、两年铺开、三年突破的要求。真不愧是石油战略家的预见，位于叶城西河甫柯克亚构造上的柯一井钻至3783米时突然喷油了。在地下沉睡了千万年的石油、天然气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形成一条几百米高的气柱，原油在井场周围汇流成河。井口发出的声音，10公里外都可以听见。各族人民纷纷奔走相告：昆仑山下喷油了！不少维吾尔族老人手捧原油，流下了泪水。

柯一井喷油的意义不仅在发现柯克亚油气田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评价，增强了人们在塔里木找油的信心。它是南疆石油勘探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经过几年的勘探，已初步查明柯克亚油气田是一个具有多套含油气组合，油气层厚度大，油气储量均很富集的次生带油环凝析气藏。它是我国少有的富集型凝析气藏。而且它的深层原生油气藏还可能具有较大的储量。柯克亚油气田的发现，为南疆石油化学工业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

一位石油战略家的心被贫困的南疆触动了，于是一座现代化石油化工企业的雏形首先在他的胸中形成

1983年9月初，一个雨后初晴的傍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野营地宾馆的一间小客厅里，来新疆考察石油工业情况的国务委员康世恩同志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等同志亲切交谈，其中心议题就是南疆石油开发问题。康世恩说：南疆人民强烈要求利用柯克亚的油气建一座化肥厂，中央领导同志让我详细了解一下资源和其它情况。我们在塔里木西南斜坡上打出了个柯克亚，我看只是抓住了一条小鱼。我总觉得塔里木西南缘有大鱼可抓。还有塔北，希望也很大。

第二天，康世恩就在自治区副主席宋汉良、石油部副部长李

敬、自治区石油管理局领导张毅、瓦里斯江、南疆石油勘探指挥部总地质师夏公君等陪同下飞往和田。年届68岁的康世恩同志这次是抱病来新疆视察工作的。他知道能够东奔西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塔里木的石油勘探30年来无大的突破，几乎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是李四光学说的信奉者。凭着一个石油战略家的经验和直觉，他深信塔里木将是第二个中东。正在竭尽全力挣脱贫穷羁绊的共和国多么需要一个新的中东啊！因此，他谢绝了中央让他到外地疗养的安排，毅然来到了干燥炎热的南疆。

飞机一越过天山，康老就把他那满头飞霜的头颅贴近弦窗。机翼下是一片苍黄的沙海，沙丘投下的阴影像无数灰色的碎片。隐约可见的和田河绿洲，如今已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细线。他不久前看过一些塔里木植被遭到破坏，沙漠化进程愈演愈烈的材料。面对这片苍茫的沙海，他的心陡地觉得沉重了。

中国石油史是跟康世恩的名字联在一起的。这位30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曾是“12·9”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学的就是石油地质专业。玉门一解放，他就担任了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他先后担任过西北石油局局长，中国石油管理总局局长，石油工业部部长。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期间，他仍然分工管能源。中国大地之下的每一条石油的脉流，都连通着他炽热的血液，这是世界上任何燃料都无可比拟的最 高 效 的 能 源。

一下飞机，康老就要到附近老乡家里去看看，随行的保健医生把他劝住了。于是，他只好召来和田地区和各县的领导人了解情况。看来，南疆三地州的领导者们这一回是早已成竹在胸：非得把南疆石油化工厂的项目推上去不可。他们在汇报中再不像以前那样，话拣好的说，地拣好的看。他们所强调的是南疆穷，缺燃料，缺化肥，农业产量低，工业发展不起来，植被遭破坏，土地沙化严重……其实，他们用不着丝毫的夸张，只要带你出去

转一圈，就会有无数事实来证明这一切。

第二天，这些被历史教得越来越聪明的当地领导们再也顾不得家丑外扬，他们把康世恩同志带到靠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一个村子里去。几辆面包车刚停下，一个脸色酱红、光着脚丫子，身穿肮脏的袷袂，像是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中年汉子慌慌张张迎了出来，一边弯腰，一边用吃惊的眼光打量着这群坐小汽车来的巴希勒克（首长）。翻译说，他叫吐拉洪，是这个村的村长。

翻译对吐拉洪说了几句什么，吐拉洪一边连连点头，一边把大伙往一户农户家里领。这是一间低矮破旧的土屋，被风沙剥蚀得斑斑剥剥的土坯墙像是随时都可能倾倒下来。被称为门的那块破木板斜挂在一根木棍上。人们不知道该不该把康老往这座门里引，康老却自己低头进去了。土屋没有窗户，只有屋顶的一个大窟窿里滤下一柱光线。屋子又矮又小，却显得空空荡荡：靠墙一座土炕，上面铺着一块早已不成方形的巴掌大的破毡，破毡上扔一件已经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袷袂，那是晚上当被子用的。一口锅，一只盛水的葫芦，两把破坎土曼，此外一无所有。康老惊呆了，问：“就这一间屋？”翻译答：“就这一间。”康老问：“家里人呢？”翻译忙朝门外喊了几声，这时从门洞里钻进来一个看上去已有50岁的汉子，赤脚，光着上身，那条白布短裤已成了灰黑色，被太阳晒得黑黢黢的肌肤上沾满了污垢和尘土。康老问：

“你多大了？”答：“30。”“有几个孩子？”“8个。”康老不再问了。还问什么呢？要问的，都已经一目了然了。

村长吐拉洪又把他们带到另一家。这家的房子稍为宽敞些，炕上铺着一条还算完整的毡子，除了锅、水桶外，还有一个土台子，上面放着几个木碗、木勺和一只葫芦瓢。炕上盘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几乎赤裸的婴儿。婴儿在不住地啼哭，但声音已经很微弱了。随行的县委书记问：“他怎么了？”那妇女答：

“病了，发烧。”康老问：“为什么不找医生看一看？”那妇女

听完翻译的话，瞪着一双大惑不解的眼睛，不知该如何回答。翻译说：“大概是没有钱。这儿的娃娃生病，都是靠自己抗过去的。”随行的县委书记忙说：“没钱也得救人嘛，看脸都烧红了。”接着就给一个随行干部下了命令，让用他的车子把孩子快送到医院去。

他们随后又看了几个村子。情况大同小异，越看，康老的脸色越阴沉。他详细询问了农民们的生活情况，一年收多少粮食，有多少经济收入，一家农户一年需要用多少燃柴，打一毛驴车柴禾需要几天，走多远，市场上一车柴要卖多少钱等等。他还询问了农田沙漠化方面的情况。直到天黑，他们才往回赶。

车上，一向开朗健谈的康老面容严肃，一言不发，这使陪同的人也都不再说话。车子在黄昏的土路上颠簸，只有马达单调的嗡嗡声充塞着整个空间。突然，康老好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大家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想象……”

第三天，康世恩一行又视察了缫丝厂、地毯厂，然后直奔柯克亚。当他看到一座座高耸的井架，闻到井场那特有的气息时，他的面容才渐渐舒展开来。

在柯克亚的几天里，康老以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很难做到的干练、紧张，上井架，看现场，查资料，了解各种数据，跟宋汉良、吴振杰、夏公君等几个石油行家讨论南疆石油勘探的决策，并召开了一系列的专业会议，对各种意见进行充分讨论。一个礼拜下来，这位石油战略家已经胸有成竹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夜，夜已经很深了。忙碌了一天的康老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这些天来所见所闻所想的一切此刻全涌上他的脑海。他仿佛看见和田农村那个怀抱病婴的妇女正用忧郁、恳切、期盼的目光望着他，看见一辆辆毛驴车沉重迟滞地在漫无尽头的沙土路上辗转，看见七八个孩子赤着脚光着上身蜷缩在那张只垫了一块破毡的土炕上……共产党在这片国土上执政已经

30多年了，人民却还是这么穷，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自己作为已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应该感到痛心、羞愧……想到这里，他再也躺不住了。他披衣下床，拧亮写字台上的台灯，铺开稿纸，决定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但他刚刚写下开头的几个字，手上的笔忽然像有千斤重：他知道这一笔下去，意味着经济仍然十分困难的国家又得拿出几亿宝贵的资金，这对正在积重难返的困境中艰难起步的共和国来说，谈何容易啊！

康老放下笔，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后来索性推开门，走到屋子前面的一个高地上。柯克亚的秋夜已经颇有凉意，四下里非常幽静，只有远处钻机的声音隐约传来。望着茫茫旷野里那一簇簇明亮的灯火，这位为共和国的石油事业运筹帷幄、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人陡然感到一阵无比的亲切和欣慰之情。是的，共和国正在建设，正在努力摆脱贫困。百业待兴，石油工业理应首当其冲。柯克亚，这个上帝在几亿年前埋下的钱罐子，该是到了为南疆人民造福的时候了。油田一定要开发，化工厂一定要建造！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为人民尽一份老骥之心！

康老回到房子里，重新拿起笔，思绪再也收捺不住了。他写道：

……对柯克亚油气田已经查明的油气资源，我的意见可先行开发。打算在今后三年内，建成生产能力为年产原油15万吨、天然气2亿立方米的采炼油体系，并相应建设一座15万吨炼油厂、一座6万吨中型合成氨厂、一座年产1万吨的液化气厂。由于南疆建设费用要比内地高一倍左右，这些建设项目的投资约需3亿多元，但其社会经济效益是好的。炼油厂所产的油品，可以满足南疆喀什、和田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需要；合成氨提供的产品，相当于20多万吨标准化肥。这些产品与从外地长途调入相比，每年仅运输费用就可以节约1亿元。